

實際執行師資課程表

第一單元

主題：法國宮廷音樂會—無疆界的室內樂

講師：陳漢金教授

音樂學者；巴黎索爾邦大學 (La Sorbonne) 音樂學碩士、博士。曾專任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，目前為該系退休兼任教師，教授西方音樂史、音樂與術，以及其他音樂學課程。經常撰寫音樂文章與從事演講。熱愛各類藝術，慢跑，爬山以及烹飪。

內容綱要：

路易十四統治的十七、十八世紀之交，是法國音樂的一個黃金時期。1660 年代到 1690 年左右，這位法國國王的強勢統治，充分的反映在他的各類宮廷藝術之間 - 確立獨特的法蘭西風格，而有異於義大利的巴洛克風格。1690 年代之後，路易十四逐漸邁向晚年，由於種種原因，法國的藝術政策變得越來越開放，不再排斥來自義大利的影響。

這場室內樂演出，將有助於我們見識上述這個歷程的演變：電影《日出時讓悲傷終結》(Tous les matins du monde) 中的主角、路易十四的主要宮廷音樂家之一的馬蘭·馬雷(Marin Marais, 1656-1728)，如何藉著他的重奏音樂，體現出符合國王品味的典型法式風格？比馬蘭·馬雷稍晚的弗蘭索瓦·庫普蘭(François Couperin, 1668-1733)，又如何在此適當的時機，藉著他的室內樂名作《邦國融合》(Les Nations)，打開了音樂的國界，展現出海納百川的壯闊格局？

第二單元

主題：「莎士比亞歌劇之復辟幽靈及其他異國風情之墓」

講師：王寶祥教授

現任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— 教授戲劇文學與西洋歌劇史, 表演藝術評論台特約評論人, 台灣歐洲古樂協會理事

內容綱要：

古人紀念先人之方式迥異於我等：十七世紀的法國人立碑 (tombeau)，墓誌銘卻彷彿書於水上，自由發揮。隔著英吉利海峽的英國人更是不遑多讓：莎翁去世後不到半世紀，英倫恢復劇場活動的復辟時期 (Restoration)，演出莎劇卻是殺很大，連《李爾王》的結局，都可以扭轉悲劇成就喜劇；《仲夏夜之夢》不但有印度人，甚至還有中國人！文本威權掌握在演出者手中的態勢，從十七世紀末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初，出現了醫師鮑德勒 (Thomas Bowdler) 這位道德潔癖狂，文字清道夫才算集大成。

我將從後莎士比亞的復辟時期英國劇場開始說起，追溯當時回顧卻不溯源的創作觀念，以普瑟爾的半歌劇 (semi opera) 《精靈之后》 (The Fairy-Queen, 1692) 為例，來探索後世英國人如何看待莎翁的《仲夏夜之夢》，建立音樂與精靈之關聯，揭開宮廷與面具舞 (masque) 的神秘面紗。十七世紀後半期開始萌芽的啟蒙年代 (Enlightenment) 對於異質文化的好奇，亦從哲學衍生至音樂；不但可以讓莎士比亞的悲劇變成樂觀喜劇，更對於之前認為冥頑不靈的野蠻番邦，例如異教徒的穆斯林土耳其，都開始變得不再面目可憎。透過拉摩的巴洛克歌劇 《異邦戀情》 (Les Indes galantes, 1735) 繞著地球跑，我們將得以瞥見民智大開的風氣下，歌劇中外邦異國風情，包括土耳其，祕魯，波斯，美洲原住民，如何成為歐洲本位，自我中心的投射。

第三單元

主題：巴洛克式的奇幻，絢麗，異國情調與中國風格—普瑟爾的歌劇《精靈之后》與羅貝爾的舞劇《宇宙四象》

講師：陳漢金教授

音樂學者；巴黎索爾邦大學 (La Sorbonne) 音樂學碩士、博士。曾專任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，目前為該系退休兼任教師，教授西方音樂史、音樂與術，以及其他音樂學課程。經常撰寫音樂文章與從事演講。熱愛各類藝術，慢跑，爬山以及烹飪。

內容綱要：

巴洛克式的奇幻，絢麗，異國情調與中國風格—普瑟爾的歌劇《精靈之后》與雷貝爾的舞劇《宇宙四象》 概要：「福爾摩沙巴洛克古樂團」將演出英國作曲家普瑟爾 (Henry Purcell)，以及法國作曲家羅貝爾 (Jean-Féry Rebel)的歌劇、舞劇選曲。

奇幻、絢麗的劇情，如何激發作曲家們的想像力，使他們藉著聲樂與管弦樂，將巴洛克精神渲染的多彩多姿，淋漓盡致？十七、十八世紀之交，在怎麼樣的社會背景之下，盛行著所謂的「異國情調」與「中國風格」？它們如何為這些音樂劇作，增添了珍稀的色彩？普瑟爾根據莎士比亞的劇作《仲夏夜之夢》，創作了他的歌劇《精靈之后》，羅貝爾在他的舞劇《宇宙四象》裡，嘗試表達出西方古代思想中，「土、水、風、火」四象的變化。普瑟爾的「英國特質」，與羅貝爾的「法式格調」，如何大異其趣？

第四單元

主題：巴「美好野蠻人」概念的音樂體現 — 拉摩的舞蹈歌劇《異邦戀情》

講師：陳漢金教授

音樂學者；巴黎索爾邦大學 (La Sorbonne) 音樂學碩士、博士。曾專任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，目前為該系退休兼任教師，教授西方音樂史、音樂與術，以及其他音樂學課程。經常撰寫音樂文章與從事演講。熱愛各類藝術，慢跑，爬山以及烹飪。

內容綱要：

西方開啓航海時代，與遙遠的海外有所接觸之後，歐洲的知識份子、藝術家們，在十八世紀以後，對這些「東方」、「化外」的區域、民族，逐漸產生一種「美好的野蠻人」的嚮往；拉摩 (Jean-Philippe Rameau) 的舞蹈歌劇《異邦戀情》 (Les Indes galantes)充分體現了這種理想化的憧憬。

「福爾摩沙巴洛克古樂團」將以他們精緻、敏銳的奏唱，首開風氣之先的，為國內帶來這部稀罕、奇妙的歌劇選曲。拉摩如何受到整個十八世紀前半，新的時代風潮的影響，而創作出與先前盧利時代「音樂悲劇」 (tragédie en musique)不盡相同，卻更加活潑生動、色調鮮明的「舞蹈歌劇」 (opéra-ballet) ?